

艺术家必须赋予作品以灵魂

——访绘画艺术评论家刘刚

□ 科普时报记者 侯 静



刘刚,生于北京,资深记者、画家、艺术评论撰稿人,受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油画研究生班。常年坚持绘画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写作,部分绘画作品被中外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。

2010年9月参加“中欧艺术家原创精品展”;2010年8月参加首届中日文化交流艺术展;2015年10月参加加拿大国际中国书画名家展;2018年8月参加中国优秀画家邀请展;2018年10月参加《色彩的超越》中国当代水墨重彩优秀画家联展;2019年6月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《理性的承载》大型油画艺术作品展。

有人说,绘画艺术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,是一种理念、一种诉说、一种情绪、一种感悟,通过绘画手段传递给观者的途径。而在刘刚看来,无论是中国画,还是西方油画,各种绘画手段只是包裹理念的外衣,隐藏在绘画形式背后的、艺术家想要表达的理念,理念才是绘画作品的内核。

京城资深记者刘刚,受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,是一位当了30年记者的画家,被有的媒体称为“记者中最棒的画家,同时又是画家中最棒的记者”。他在艺术创作之余,撰写了大量艺术评论文章,获得业内人士好评,其部分绘画作品被中外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。

静观刘刚笔下的油画作品,既富含“后印象主义”的绘画风格,表达自我,表现主观,表现人的心灵,注重形、色、体的构成关系,大胆采用夸张、变形、象征甚至异形等艺术手法,赋予色彩、造型和构图以强烈的情感。同时,又兼具“超现实主义”“表现主义”的绘画风格,通过细致精准的现实主义笔法加以描绘,从而形成其艺术作品中的奇趣,达成艺术中的新奇效果,给人带来视觉和

心灵的震撼。

然而,在刘刚的认识论里,一个艺术家怎样画只是技术性、暂时性的问题,是通过学习、训练就可以解决的。而画什么,是内容、是灵魂、是一幅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的核心。

刘刚认为,画什么的问题,时时困扰着画家,这种困扰甚至将伴随艺术家终身,“艺术的语言性、思想性是艺术作品重要组成部分,绘画作品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技术层面的能力,而其思想性取决于画家的理性思索的深度、广度和高度,取决于艺术家生命个体的人生体悟、人生阅历、人生经历和人生价值观。”

在创作中,刘刚摒弃了中国传统水墨画集书写性、意向性、流变性、互渗性等为一体的表达方式,他通过颠覆性的笔墨形态、夸张的语言结构、或激进或尖锐的绘画精神理念,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审美意识恰到好处地链接起来,运用象征性的笔墨语言或符号表达方式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充分表达自己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、价值取向,浸润着一个艺术家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所思所想、所悟。

“作为一个艺术家,必须赋予自己艺术作品以灵魂,这个灵魂就是理念,就是画家的理性思索,而且要给自己的艺术作品一个外

衣,一个恰如其分的、适合表达画家理念的外在形式。”在刘刚的眼里,一件能够感染观者的艺术品,必定是倾注了作者真实情感的作品,一幅能够扣动人心的绘画作品背后必定隐含着作者的思索和理念,无论这样的作品它的形式是具象或是抽象,无论它的创作风格是属于古典艺术、现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,且都无一例外。

刘刚长期从事中国生态环境状况、中国扶贫开发、农民工生存等方面的报道。如果说丰富的人生阅历打开了他通向世界的窗口,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敏锐的艺术视角,以及对现实的深度思考,更是使其不断在中国方文化差异间、当代西方艺术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进行冲突、碰撞与融合中,保持绘画作品的澄明艺术境界。

“当今在绘画界有一种风气,一些画家们打着独创性、创新性的旗号,胡涂乱抹,似乎这些毫无美感的作品更‘现代’、更时髦、更艺术,其实这是浮躁、肤浅的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在绘画艺术创作中的体现。”刘刚向记者说,把那些没有思想内涵、没有绘画艺术语言魅力的作品放在社会价值天平上衡量时,可以看到它们是不足轻重的,那种绘画不是艺术,只是一种游戏,一种浪费生命的游戏。



理念 绘画艺术的内核

□ 刘 刚

2500多年以前,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,“美是理念”。理念形式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实在,理念比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物更真实、更实在。柏拉图认为自然的美是最低级的美;模仿的美是人造的美,是“影子的影子”不是美的最高层次;美的最高层次是理念,是表现自然物体之上的,人们看不到的理念,他认为那才是最高层次的美。

1800多年前,古罗马最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提诺曾提出,“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人们回到万事万物它的来源、它的根源,就是理念世界,回到理念世界的整一性。”他认为,人的艺术可以自觉地在模仿自然界的时候模仿人的心灵,而模仿心灵最终还是为了模仿理念世界,模仿心灵和理念是艺术的最终目的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提出,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”。罗丹在《艺术论》中指出,“你看看艺术的杰作吧!艺术的整个美,来自思想,来自意图,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启发的思想和意图。”

纵观人类艺术发展史,不难发现,一件能够感染观者的艺术品,必定是倾注了作者真实情感的作品,

一幅能够扣动人心的绘画作品背后必定隐含着作者的思索和理念,无论这样的作品它的形式是具象或是抽象,无论它的创作风格是属于古典艺术、现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,且都无一例外。

我认为,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给自己的艺术作品一个外衣,一个恰如其分的、适合表达画家理念的外在形式。对于画家来说,这个外衣、这个形式是画家对色彩、造型的选择,是画家对画面元素的选择,是画家对绘画技法的选择。这些形式的选择的总和就是一种绘画语言的选择。这种绘画语言的选择的初衷,来源于画家的理性思维的画面表达需要。

事实上,绘画手段只是包裹理念的外衣,通过绘画这种艺术形式,艺术家想要表达出自己的理念,所以说理念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内核。从社会学,甚至从人类学的角度思索我们艺术创作之路,把绘画作品放到社会价值天平上去衡量它的价值,不为眼前烟云所迷惑,把自己的创作基点锚定在那些人类永恒话题上,把一代人对这些话题的思索、感悟,物化到画布上,也可能正是艺术家当下的一种责任,也可能是他们留给未来的最好的礼物。



中西绘画艺术的写实与写意

□ 中国书画网 张育英

中西绘画艺术,无论从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看,都存在许多差别。这种差别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,如不同的自然环境、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、不同的社会体制等。但这些仅是外在的客观因素,如果从深层次看,民族文化的差别,主要来自不同的文化心理,而不同的文化心理因素,则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造成的。绘画艺术也是如此,不同的宗教文化,使画家们对艺术创作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。

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画的重要区别是,一个注重写实,一个注重写意。所谓写实,就是真实地描绘事物的面貌,强调事物形态的真实性。西方绘画这种写实的观念,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影响。亚里士多德在其《诗学》中最早阐述了“美的艺术”的特征,并把“美的艺术”称为“模仿的艺术”。模仿说是《诗学》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,

也是亚里士多德艺术理论的基础。12世纪中期后,由阿拉伯传入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学说,包括艺术模仿理论,经过西方基督教的改造和融合,纳入了基督教神学体系中,成为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理论。

实际上,基督教绘画的写实观念,早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传入欧洲之前就已经存在。这种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,来自于基督教教义本身。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上帝创世说,认为世界上的一切,包括人及人的躯体,都是上帝创造的。

与西方绘画写实手法不同,中国画注重写意。所谓写意,就是不刻意追求视觉效果,不模仿物象的外在真实,画家抓住客体中与主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,描绘出物象的形神,表达深邃含蓄的意境,抒发画家的主观情感,传达画家的心意志趣。画家所描写的物象,与客观的实际事物并不完全相同,在形似与神似间,更突出神似,在客观与主观间,更突出主观精神的自我表

现。画家不追求形体的真实,而是追求“气韵生动”,意境的深邃。追求神似,以形写神,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最高原则。

中国画的写意观念的形成,是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、宗教观有密切关系。中国文人士大夫出身的艺术家,基本上是以老、庄思想来理解佛教和道教的,他们的绘画,也主要是依据老、庄的审美思想来创作的。因此,表现“道”的变幻之美、朦胧之美,表现物我融为一体的境界,就成为古代画家创作的追求。

对于山水画来说,画家们不仅要画出山水之形,更重要的是,要“迁想妙得”,抓住山水的“神”,这个“神”,就是“道”的宇宙本原。只有将万物生命的本质,与人的灵性融为一体,即外在的山水与内在的心灵相互贯通,才能形成山水画独有的意境。在这一境界里,物我、物物的界限已混没,时空的方位也不复存在,便出现了“桃杏、芙蓉、莲花同画一

景”,雪中芭蕉的景象。沈括解释说,这种景象,是“此乃得心应手,意到便成,故造理入神,回得天意,此难可与俗人论也”(沈括《梦溪笔谈·书画》)。南宋时期的水墨画家马远、夏圭等人的行笔简率,梁楷的“减笔”人物画,如著名的《泼墨仙人图》,都明显地受到写意之风的影响。写意对元、明、清画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中西绘画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差别,一些西方美学家也看得很清楚,如英国美学家哈·奥斯本在《美学与艺术理论》中认为:西方古代美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,是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区别,西方自然主义追求表面真实,追求戏剧性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场面,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,重视艺术作品中体现出的宇宙原理的“道”,以及“道”默契协调在一起的艺术家人格。所以,中国古代美学思想,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先驱,现代西方的美学思想,应当走中国的道路。